

梦飞翔的李培永

王晓晖

2023年，距李培永第一次到镇海，整整26年。1997年，李培永15岁，他第一次离开家，跟着一支流浪人的队伍沿着铁道线一路南下，走走停停来到宁波，镇海是他们的其中一个落脚点。

李培永出生于安徽阜阳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排行老三。一岁多时，由于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没能得到及时诊治，导致双下肢瘫痪，用他自己的话说，两条腿从此就像面条一样一点使不上劲。这个俗称“小儿麻痹症”的疾病，一方面是因为家人没有适时给他喂食免疫糖丸，一方面由于乡村医生经验不足，将李培永站立与行走的梦，扼杀在了幼儿时期。

流浪队伍里有家中无人监管的孤儿，也有像李培永一样的肢体残障者。到了镇海后，他们晚上在城乡接合部的石塘下包家、陈家等地落脚，白天分散在菜场、医院周边以及当时往来于镇海城关与江南红联的甬江轮渡等人流聚集的地方行乞度日。但那只是一两个月的短暂停留，以后，这支流浪队伍又沿着铁路线到上海、浙江、广东的揭阳等地，直至两年后又重回镇海。

当流浪的队伍准备再次开拔离开镇海时，李培永留了下来，17岁的他已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向人伸手乞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想依靠其他途径自食其

力。擦过皮鞋、摆地摊卖过小商品……尝试着各种身体条件允许的谋生方法，此后的这二十多年李培永再没离开过镇海。

“那时家里的条件实在太差，记得有一次去镇上赶集，看到有服装厂招收学徒工，但要付60元学费，家里就是拿不出，没条件啊！如果当时家里有条件的活，学个手艺，也能谋生。我老爸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这个小子，去世时眼睛都没闭上。”但就是这个最让人担心的小儿子，是家中第一个走出来的人，甚至在几年后，他把哥哥一家和姐姐也带了回来，如今哥哥嫂嫂在骆驼的水果批发市场有自己的摊位专营苹果批发，侄子也考上了宁波本地的大学。

“回过头想想，还挺感谢把我带出来的那个人，虽然当时只是被当作赚钱的工具，但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该感谢的其实还有不停努力的自己。二十多年来，李培永靠摆地摊做小生意，硬是在镇海生活了下来。周边的居民喜欢买他的东西，年初的草莓，四五月份的蚕豆，六七月份的西瓜，八九月月份的葡萄……有位大叔甚至穿过半个城来照顾李培永的生意，他说：小李卖的东西新鲜、价钱不贵，人又聪明、勤快，有些肢体健全的人甚至还不如他。

2015年，东北姑娘小丽走进了他的生活，2016年，他们的女

儿出生了。女儿的到来给了夫妻俩很多欢乐，但也给李培永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开销大了，生活变得拮据，不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是要支撑起一个家庭。李培永说，他现在特别害怕刮风下雨，这样的天气就意味着出不了摊、卖不了货，就意味着这一天没有收入。

该感谢的还有那些不断给予帮助的人。今年9月，女儿就赶上上小学了，4月，李培永给镇海区教育局的求助平台发去一条信息，陈述了自己的实际困难：“我女儿现在镇海后大街‘幸福苑’上幼儿园，3年来非常感谢区教育局领导根据相关政策给我们减免了幼儿园的保育费和生活费，给了我们一家极大的帮助。眼看着9月份我女儿就要上小学了，我知道我无房无户，只靠积分和缴社保很难让我女儿上到离我暂住地最近的小学，但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还是奢望女儿能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就读。”

5月6日，镇海区教育局给出了回复：尊敬的李先生，您的情况已收悉，我局会视今年的招生情况给予适当的考虑。与此同时，区教育局经办此事的童老师还专门打电话核实、沟通，给了李培永一家足够的信心。

“几十年起居生活在这里，已经把镇海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我这些年没有为这座美丽的城市

作过什么贡献，所以想拼尽全力好好培养我的女儿，让她长大后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镇海这个大爱无边的幸福家园……”这应该是李培永的肺腑之言。

今年3月，我有一次跟李培永去慈溪古窑浦拉草莓的经历。那天天下着小雨，春寒料峭，约好凌晨4点半出发，出了城区，雨渐渐大了起来，这时发现雨刮器居然无法动作，只好先将车子停靠路边，我几次去调整似乎都不得要领，李培永见“遥控”无效，就双手支撑爬出车窗外，身子用力前倾趴在挡风玻璃上，终于将雨刮器调节正常，颇具难度的“高危”动作着实让我捏了一把汗。好在有了这个小插曲之后就一路顺畅。下了329国道拐入边上有大片农田的田间小路，田野里漆黑一片，李培永说，这一带太熟悉了，不开灯都能跑，为了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度，他差不多每天都是这个点过来，有时一天跑一趟还不够，卸了货还得跑第二趟。像这个季节一盆草莓送到订户手上可以赚十几元，如果自己一斤、两斤地零散卖可以多赚一些，利润不高，但也是一条出路。都说天无绝人之路，门关上了，总会有一扇窗打开，就算没有窗，也会留条缝吧！那是我跟李培永第一次见面，他的乐观开朗以及用力生活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相信即使暗夜漫长，但追着黎明奔跑的人总会先一步看到光亮。

“梦飞翔”是李培永的微信名，“飞翔”对李培永来说是个遥远的梦，但似乎这个梦一直在，一直在继续。

祝你好运，李培永！



网球女孩

喻语

那夜，我坐在电视机前，毫无睡意，心情跌宕起伏。在英国伦敦西南部，一个叫温布尔登的小镇，正在进行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交战双方是西班牙天才少年阿尔卡拉斯与塞尔维亚球王德约科维奇。当阿尔卡拉斯第一盘大比分失利后，球员微信群里顿时热闹起来，“德约肯定夺冠！”“很难说，才第一盘呢……”

又跳出一条信息：“我觉得阿尔卡拉斯会赢（笑脸）！”呵，是好久不见的小球友贝贝说话了，霎时一个活力四射的熟悉身影浮现眼前。

初识贝贝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暑期，英子约我等几个好友组了个球队，学打网球。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大家不再互称名字，而是在对方姓氏的后面带上哥哥或姐姐，运动的快乐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有一天练球，球场上忽地冒出个十一二岁的女孩。“这是谁的孩子，怎么和我们一起练球？”眼前的女孩，身材不高，但也是一条出路。都说天无绝人之路，门关上了，总会有一扇窗打开，就算没有窗，也会留条缝吧！那是我跟李培永第一次见面，他的乐观开朗以及用力生活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相信即使暗夜漫长，但追着黎明奔跑的人总会先一步看到光亮。

“梦飞翔”是李培永的微信名，“飞翔”对李培永来说是个遥远的梦，但似乎这个梦一直在，一直在继续。

真是懂事可爱的孩子！我问教练小王，这孩子是你的学生？小王说：“她叫贝贝，曾是我的学生，先在市网球队练短网，后改练网球。以前性格内向，输掉比赛总是掉眼泪，文化课考不好也哭。现在开朗多了，白天功课紧张，晚上见缝插针跟着我们一起来练球。”

一回生二回熟，大家和贝贝热络起来，贝贝不再害羞，和大家有说有笑。有次我们打练习赛，贝贝主动请缨和我搭档，对抗英子等混双球友。英子有数十年球龄，而我刚刚入门，有时连球都发不过去，这能行吗？我明显信心不足。

第一局我们很快败下阵来，第二局开始，贝贝鼓励我说，您守住底线，其他我来！果然，我俩配合渐渐默契起来，为照顾我少跑动，贝贝左右兼顾，几次快速跑动救起险球。她一会抽杀，一会高压，有时角度偏，有时球速飞快，看着她随手一挥，整个身体向上伸展，那种飞起来的样子，看着真是享受！我被她从容自信、流畅舒展的英姿所感染，仿佛顿时开窍了，回击过去的球几乎都落在对方的底线上，好几次让冲到网前的

对手措手不及，引来场外观者阵阵喝彩。从那以后，球友们对贝贝刮目相看，与其说贝贝跟着我们打球，还不如说我们多了一个小助教呢。

又是一个初夏时节，随着大家球艺渐渐长进，球友们与贝贝已是老相识。有一天贝贝问，我能不能也叫你们哥哥姐姐呀？大家都笑了，这个小妹妹，和球队里年纪最大的“哥哥”，相差四十多岁哩。贝贝要中考了，哥哥姐姐们纷纷给她鼓劲，有的说考考中学，有的说考宁波中学，最后说，不管考哪里，打球别丢了。贝贝咧着嘴眯眯笑，露出一排很整齐的牙齿。

中考后一段时间，贝贝没来打球。球友们开始念叨：贝贝不知考得怎样？那天大家正说起贝贝，一个快乐的声音飘进球场，“哥哥姐姐们，我来了！”只见贝贝背着球包站在了跟前。大家迫不及待地询问她的中考录取情况。贝贝笑着说，没有考上市重点，进了市里一所网球队的普高。贝贝跟我说：“我从小喜欢网球，比赛有输有赢，它锻炼了我的抗压能力、心理素质，也让我认识了许多球友。这次虽然没进重点，但我会努力读书、练球，发挥我的优势，争取考个好大学。”

看着她灿烂、自信的模样，我暗暗赞叹。贝贝从小喜欢网球，球场上的较量，磨炼了她的意志品质。后因身高及年龄组别等因素，离开了市网球队，这事对她打击不小。但她并没有放弃网球，书包里总塞着一只网球拍。她的学习成绩和打球水平，单个来看，都属于中上水平，不算特别冒尖，但学习、打球和性格综合起来，她就是出众的女孩。

四季轮回，转眼间贝贝变成了大姑娘，要高考了，球队的哥哥姐姐都盼着听到贝贝的好消息。那年中国人民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招收网球特长生，贝贝的高考分符合特长的文化课成绩，可以参加网球考试。最后经过几轮比赛，贝贝以第二名的成绩顺利晋级，正式成为人大一名学生。

大学四年，贝贝曾获得全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第一名、首都高校大学生女子团体冠军、首都高校网球精英赛女子单打第三名。

那夜，我在微信里与贝贝聊阿尔卡拉斯与德约科维奇，聊她的学业，聊我们曾经一起打球的快乐时光……西班牙小伙子阿尔卡拉斯最终成功战胜德约科维奇，获得温网男单冠军，男子网坛翻开了新的一页。贝贝则告诉我，她已经通过人大五年制本科直博考试，将在读书打球中，等待金色九月的到来。

祝福你，贝贝！祝福你，网球女孩！

美水源

蔡峥峥

很快，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年轻人成群结队
都去了左边金碧辉煌的郎木寺
右边，一条小路
通往奇峰隐约
云飞雾绕的山谷

我一人拐向了右边
天下起了雨
急促、冰冷
脚下是草地
一条淙淙的漂亮流水
从山谷而来

没有道路，我向着幽秘的山谷走
天一下收晴，阳光出奇的缤纷
雨过天晴的草地
突然鲜花遍地：梅红的节毛飞廉
白色的娥草，曼陀罗，狼毒花
高山罂粟……它们都很轻
在晶莹的流水边
像梦一样铺开

我离开了人群
有一刻，我还离开了自己



小景

（海客摄）

梭子蟹，爱的这口鲜

沈潇潇

随着东海“小开渔”后“第一潮”梭子蟹到港，朋友圈中不少人都晒蟹。立秋这天我吃到60元一斤的梭子蟹，此价是禁渔期时的腰斩以下。次日吃到45元一斤的。蟹价节节滑落，解了我的馋，但还不够过瘾。第三天一大早醒来，一只蟹浮上脑海，便直奔菜场。

这菜场其实是县城（哦，几年前设区了）里的菜行一条街，出门走五六分钟就能抵达。一条约二百米长的小街，有二三十家大大小小的菜行。有好几家专卖海鲜，店主大多是来自象山港畔的桐照人。店主发音奇特的海边口音和大嗓门成了这些海鲜行的金字招牌。桐照人的母语是闽南语，主姓林氏祖先是福建人，宋元时期避难择居桐照，形成了这个地方非常独特的语言孤岛现象。上世纪末，闽南语歌曲流行城乡，正中桐照人下怀，不少桐照渔民一上岸就爱跑OK厅，一出口就是《爱拼才会赢》，其浑然天成的闽南韵味非一般学舌者可比。这独特的口音俘获了众多“马大嫂”（买汰烧）的心，每天店门一开，就数这几家海鲜行人气最旺。当然，这里的海鲜价格也高于同街其他菜行，因为这里有当下已越来越稀缺的“上洋货”（象山港及附近海域海鲜）——小城里的正宗土著口味刁钻，好这一口。

我也不能免俗，走到一家桐照海鲜行门口就迈不开步了。这时才早上5点半，被海风吹得脸庞红黑

的小胡子店主正和他的伙计在店门口把一箱箱来自舟山的泡沫箱打开，分拣里面的梭子蟹。他们熟练地把蟹分成三档：鲜活活跳的分在两只海水塑料大盆里，45元和35元一斤，差别是前者个头稍大一些；半死不活或已死的又分为一档，仅10元一斤。我按性价比选择了35元的。小胡子店主看我一眼说：你会不会拣？会拣你自己拣，不会我给你拣。我笑言：你不会替我拣两只好的，再搭上一只差的吧？他说：这个我做不样的。又说：你自己拣到差的，没处可说；我若给你拣得不好，你明天就会来骂我。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替我拣？他叹了口气：有的买主拣蟹时捏来捏去，蟹捏过很快会死，我还怎么做生意？我宁愿拣好的给你们。我再问：那剩下的差蟹怎么办？他答：降点价总比捏死的死蟹强，所以你放心，我拣的只只包好。我信他的话。这个县城流传有“叫花子吃死蟹”之谚，因离海近，当地人几乎不碰死蟹，至多用死蟹来做蟹酱——这在大城市里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吧。

我心满意足地拎着一袋蟹回家，忽然想：35元至10元两档价格间的落差也太大了，在10元档的蟹里难道没有值20元、25元的蟹么？我自信对蟹也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刚才答店主不会拣蟹是本人的谦虚美德嘛），于是反身再赴菜行。不料，就这几分钟时间，顾客已

多，店主随行就市报价15元一斤了。我也不在乎，因我自信是能分10元蟹中拣出25元蟹来的淘宝者。就这样，我按蟹股还能动弹和掂分量还算重的原则，又淘了一袋蟹回家。

这一天成了我的吃蟹自由日。早餐是蟹和面条煮成的海鲜面，留下两只最鲜活的蟹冷藏，其余全煮熟供中晚餐享用。中餐时，把两只还活着的蟹从冰箱中取出洗净，来了个“十八斩”。这是我多年前在桐照一家海边饭店里尝到的一种生猛吃法，做法是：选一只鲜活大白蟹，手起刀落十八刀，斩去蟹股未端，削去蟹脐、蟹鳃，在井井有条的蟹壳上洒白酒，拌盐和姜、蒜等简单佐料，再滴几点醋，装盒随几小时即可享用。生猛的蟹肉蟹黄色泽鲜亮，晶莹剔透，这种吃法能领略到最原初、最鲜美的蟹味。经过味蕾鉴定，我淘的10元蟹和店主替我拣的35元蟹没多大区别，顿时成就感满满。

就像年轻人打拼事业宜在城市，我一直以为闲下来的人的日常生活会宜在县城。乡村的质朴和城市的文明，县城兼而有之，日常生活需求不与城市一样的超市，并且除了不缺大菜场，还辟有农（渔）民自产自销的自由市场，各种时令蔬果水产应有尽有。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学任教，有位桐照人同事会掐着潮水的起落时间告诉我下午几点钟可去路边市场淘海鲜了。那

时象山港畔赶潮捕捞的小海鲜，大部分会在第一时间拿到县城来卖。有一天下午我根据这位同事的指导，以三毛钱一斤的价格买来了六七斤活色生香的小娘蟹，虽二三两一只，但饱满壳硬，六七斤有好大一堆。晚餐邀几个年轻单身同事到家小聚，酒是楼下小店里县城啤酒厂下午定时送达的鲜啤，四毛钱一升，主菜是一大盆（放茶具的玻璃大盘）蟹，再配几只炒菜。那顿蟹宴非常过瘾，只是次日早晨醒来便觉舌面刺痛，我习惯通过牙齿、舌尖把蟹肉、蟹壳分离，那晚蟹吃得太多，不知不觉就把舌头磨破了。那愉快的疼，至今记忆犹新。

十多年前，有上海媒体同行来访，我把他们安排在海鲜夜宵城的排档用餐。开吃没多久，这些许多见多识广的媒体人就惊讶不已，问我：这里的白蟹也不过是清蒸，为什么味道特别好？我说：清蒸固然无异，但大城市饭店玻璃水柜里的蟹看似只只活，却是被泡在掺有保鲜剂、海精盐里的，味道当然与这里的蟹两样。“哦——”他们这才恍然大悟，赞叹：还是生活在县城里惬意。

县城的日常就是这样生趣盎然。像我的这次晨间买蟹，看似平常之遇，但离家门不远就是海边人开的海鲜行，一到那里又碰到店主正在分拣蟹而能第一时间淘蟹，这种运气在生活几乎格式化的都市里是很难撞上的。佐证是：当我把买蟹、吃蟹过程发到微信亲友群里，在宁波工作的女儿马上留言：“周六回老家吃蟹。”小姨子正在杭州儿子处小住，也几乎同时留言：“我要回来吃蟹！”

我喜欢县城烟火，即使是仅因享用一只寻常的蟹。

家里那只旧摇篮

张仿治

吃完晚饭，天还没全黑。忽听门外有人声，出去一看，是一对陌生人。那个男的说：“我是来还摇篮的。多谢了！”一时间，我脑子还转不过弯来；待看到放在我面前的摇篮，才恍然大悟——这正是我家的摇篮，现在它又回来了！

母亲曾告诉我，这摇篮是我出生时买的，屈指算来，到现在已经七十余年了。我不知道当年我睡在摇篮里时是什么样子，但我看到过妹妹睡这摇篮时的情景。妈妈抱着睡眼惺忪的她，小心地放在摇篮里，盖上小被子，然后就坐在旁边，边缓缓摇动，边轻轻地唱：“妹妹疲倦了，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噢我的小宝宝，安安稳稳睡一觉。今天睡得早，明天起得早，花园里面采个大葡萄。”比妹妹大一定的是这样摇我的，第一句一定唱“弟弟疲倦了吧”。我跟着母亲唱，不久也学会了。有时，睡在摇篮里的妹妹哭了，正在忙碌的母亲就会对我说：“你去拐几下摇篮。”我们这里，“摇篮”叫“摇箩”，“摇”说成“拐”，所以“摇摇篮”就叫“拐拐箩”。我拐着摇箩，也像妈妈一样地唱。

过了些年，大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出生了，这摇箩就去了大姐家。我们兄弟姐妹多，这摇箩的用途也大。后来的十几年，它毫无怨言地为我的六七个甥侄辈服务过。在“史无前例”的极“左”时代，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一天，家里来了几个臂上戴着红袖章的人，说是前来扫“四旧”。他们搜出几只上面画着古代人物的极大的碗，捧到门外给摔碎，终于发现木架两边刻着“长命富贵”四字的时候，说这是宣扬封建思想之物，便要将它付之一炬。后来经父亲苦苦恳求，才开恩说，须将这几个字挖了，而允许摇箩幸免于难。

轮到我自己的女儿睡这摇箩时，已历二三个春秋的它显得老旧，竹编的睡篮也有点破了。那时我在农村

插队，队里分来一支毛竹，就请篾匠师傅把这睡篮补得结实结实。

此后几十年，又有我兄姐家的六七个孙辈用过它。等到我自己有了外孙时，这摇箩已经见证了我们的家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化。其时我们有了自己的住房，家里经济条件比以前好了许多，况且如今这市面上，各种摇篮不但材质好，样式也多，我就提议买个新的摇篮来。可是女儿不同意，她说，这摇箩外公睡过，妈妈睡过，再让外孙睡，正是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不是意义更深吗？何况新摇篮和旧摇篮，其功能是完全一样的。于是，这摇箩又回我家来服了。

外孙会蹦蹦跳跳时，我们换了大一点的房子。当时许多老旧家具留在老房子里不要了，只有这旧摇箩带到了新居。新居用的是管道煤气，储藏室不必放好几个空煤气瓶，腾出的地方正好放摇箩。一天，邻居的年轻夫妇看到了，说他们虽然自己四楼家里有摇篮，但因有时要在楼下乘凉时让宝宝睡，摇篮搬上搬下不方便，能不能借给他们专在楼下用。我们连忙换上新的摇篮帐，让邻居拿去用了。

后居的故事就用与互联网有关了——邻居的宝宝用完摇箩后还给我们后没多久，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因家里条件差而求购旧摇篮，我就回应：“摇篮闲在家，不必出钱买，只要不嫌旧，尽管拿去用。”这家夫妻就高兴地从楼上把摇箩拿去了。今天，这对养大宝的年轻父母又送我的摇箩回家来了！他们不但拿来好几个红艳艳的大苹果，还特地带来了活蹦乱跳的小宝贝。我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苹果，还亲了亲宝贝那红艳艳的脸蛋。他们谢谢我，我说：“能让我母亲为我而买的旧摇箩一代代传下去，全靠是你们帮了我，应该我谢谢你们才是呢。”这时，我的耳边，似又响起母亲那温柔的摇篮曲：弟弟疲倦了，眼睛小……

我小心地把这只旧摇箩又收进了储藏室。